



本土文本

响珍传奇 (小说)

□倪正平

—
日上三竿,响珍腰上缠了根麻绳,绳与腰间插了把斜刀,衣袋里又揣了三只娘摊的玉米饼,准备到江滩芦荡里割些柴草。珍他娘从门里追出来:别跑远了,候准时辰。

响珍家所在的开沙铺离江滩也就几十米远,中间隔了条五米高的江堤,翻过江堤便是一大片密密匝匝的芦苇。在岸堤顶上,可见芦荡全貌,这条位于长江下游清洲区域的江边绿带,宽过一里,上下绵延,一眼望不到尽头。在风的作用下,大片的绿和着有节奏的潮声起伏;若是秋天,顶面会铺一层雪白的芦花,与远处略有泛黄的江水遥相呼应;而到冬天,芦叶枯萎,这片江滩又会换上灰黄的色调,几乎和远端融为一体了。

在响珍眼里,这大自然的调色板没有多少诱惑力,江边长大的她最大的消遣便是坐在岸堤顶上,看那片江芦摇曳着变换不同的颜色,或是迎着下游三十公里外长江口吹来的有些咸味的江风,唱上一曲山歌调。因而,此刻爬上山顶的响珍未作任何停留,便顺着面江的堤坡侧着身子溜滑下去,转眼消失在看似找不到一丝缝隙的芦荡里了。

进芦荡的小道,开口处也就尺把宽的小缺口,外地人根本看不出,只有常进去的开沙铺人才认得出。往里走,小道时有时无,最宽处也就半米样子,地上的沙泥时干时潮,走出100多米便完全没在水里了。小道从这里再分叉出几条小径,从多个方向延伸至芦荡的最外侧。对这片芦荡,响珍已无数次进出,能闭着眼睛判断每条小径的走向,对江里潮水涨落的规律也毫不含糊,因而她对母亲叮嘱全然没放在心上。

然今天,似乎一切都与往常不太一样。

直到日头拔直,响珍还没从芦荡里钻出来。珍他娘有些担心,吩咐珍她爹:去堤上看看,潮头要来了。

日头偏西,响珍仍没出来。珍她娘、珍她爹、珍她爹的爹都爬到岸堤顶上,他们拔高了嗓子朝芦荡里喊:“潮来了——潮来了——”

江苇起伏互相摩擦的唰唰声、潮水不时上涌的哗哗声交织在一起,吞没了岸上人们的呼喊。风明显紧了許多,芦荡里芦苇的起伏更大了,远处隐隐能看到长江下游涌来的浪头激起条条白纹。

潮来了,潮头真的上来了,岸脚地上,原本板结干燥的沙土被水浸润,闪着光泽。

岸顶上很快聚集起一大片开沙铺人,人们无助地望着眼前汹涌起

伏的江芦,那片蓬勃生长的寻常植物此刻变成了吞没一切的怪兽,让人胆战心惊。

直到这时,人们才猛然想起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满潮的日子,一年中潮汛最大的一天,俗称潮头生日。

珍她爹和两个懂水性的后生挽起裤腿准备冒险下滩。珍她娘抹着眼泪:“海里捞盐,试试吧。”

这年响珍刚满19岁,却已是开沙铺响当当的人物了。不为别的,就因她有一副穿云破雾的好嗓门。她的嗓音锐而不厉,高亢又厚实,发到极致也不会破,极具穿透力;若顺风,三里开外能听清她说的每一个字。有一回,开沙铺几位顽童不知天高地厚闯进芦荡捉蜻蜓,在大潮到来的最后一刻,被她喊了回来。从那时起,“响珍”便成了她最响亮的名号,真名反倒无人问津了。

“要是响珍在,定能把她唤回来!”人群里有人突兀地冒出一句,大家本能地发出一片赞许声,又瞬间意识到这个能救她的人正是此刻陷于危险之中的她自己,于是更生出一份绝望来。

三位救援人进入芦荡已半个时辰,岸脚的水渐渐冒了上来。珍她爹的爹在岸上喊:都回来吧!别往里走了,再搭进几条人命,不值!

潮水渐渐升高,远处最外侧的江芦只剩下头挣扎着露出水面。堤岸上人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恐惧让他们变得有些木然,也有些神经。

就在潮头的涌浪击穿众人仅剩的一点希望之际,进滩的缺口处传来江苇被拨开的窸窣窣声和渐渐清晰的碰水声,三个男人从芦荡里闪了出来,潮水没到他们的腰间,其中一位身上绑了一根绳,另一头牵着浑身湿透的响珍。

看着从鬼门关闯出来的四人爬上堤顶,刚刚经历从绝望到惊喜巨大落差的珍她娘一阵眩晕,一屁股跌坐在岸顶的地上。

二

开沙铺的人们还未从响珍死里逃生的后怕中清醒过来,又很快在头上笼罩了巨大的疑问:对这片芦荡与潮汛了如指掌的响珍何以陷入绝境?他们对响珍“迷路”的解释无法释怀,直到第二天上午,从清洲县城茅镇来了一群国民党保安团的士兵,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点事故发生的端倪。

来开沙铺的白衣人(当地人称国民党部队的统称)约一个班,他们端着步枪爬到江边岸堤上,望着成片的芦荡一筹莫展,沿堤巡查一番后,把目标瞄准了堤岸脚下那片高高矮矮的民房,于是滑下岸堤挨家挨户敲门问话。

开沙铺人这才得知,昨天,县城里逃了一个共产党,说是顺着江堤从东边过来的,到开沙铺地段就不见踪影了。

山海关,历史在这里拐弯 (散文)

□刘白

国长城的重任了。关外,主帅换了,明朝,长城毁了。历史从这里拐弯了,从此,明王朝再无人能抵御八旗铁蹄,再无人能成为明王朝大厦的救火者。山海关内外就没有再太平过,明王朝覆灭也不远了。

当李自成闯入京城,坐拥金銮殿的时候,他必定也曾经做过一统天下的美梦,他当然知道山海关是何等重要。山海关外,清军如虎狼之师,虎视眈眈,山海关还掌握在原明朝将领吴三桂手里。情急之下,修书一封飞马驰送过关,想尽各种办法笼络原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想让他投降。这吴三桂一开始倒也不是没有想过投降李自成,就是从心理感情上也可能更容易认同李自成一些。接到李自成的书信后,据说吴三桂已经做好固守山海关,等待李闯王派兵前来合力抵抗清兵的部署。但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坏了大事。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城后,烧杀掠夺不亚于土匪,特别是对原明朝王公贵族的掠夺,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王公贵族年轻貌美的妻妾女儿,也是公然哄抢。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是个绝色美人,被刘宗敏看中,抢到府中。当吴三桂得到这个消息的

时候,气得七窍冒烟,发誓要报仇雪恨,历史上在这里拐弯了,舞台上也终于有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剧目。于是,吴三桂也不管什么民族大义不民族大义,他彻底拱手将山海关送人,号令打开山海关城门,迎清兵入关,一同直捣北京,于是,短命的大顺政权顷刻土崩瓦解,李自成率部退出京城,最后在湖北九宫山被地方地主武装袭击后下落不明。山海关,在清军入关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山海关,已经不能作为一个单纯的军事设施来看待,它已经是一把政治的钥匙,谁取得了山海关,谁就能够进退自如,谁取得了山海关,谁就取得了问鼎中原的主动权。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拥兵入关,横扫各派势力,国民革命军北伐才得以在形式上宣告结束,中国也因此才在形式上实现统一。山海关,就是当年少帅入关的必经之地。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撤入关内,也是走的这条线路。日寇入侵,东北丢失,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中国进入最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

山海关北有葫芦岛,再往北有锦州,三点成一线,这三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林彪率领十万大军初入东北,就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附近辽

牙峭齿的山歌。我且问你,大前天到芦荡里半天没出来,差点出不来的是不是你?”

响珍眉头一皱:“谁嘴欠乱嚼这事。听谁说的?”

领头兵扬着脖子好笑一声:“那天潮水差点淹死几个人,这事传了半个清洲,还要问?有人看见那共产党就是从这里逃进芦荡的,你在里面半天了,难道没看见?”

响珍接口又要唱,刚出一声,就被领头兵厉声喝止:“停——别跟我们玩什么调调,私藏共产党,你知道什么罪吗?”

响珍面无愧色,迎着白衣人眼神稳稳地说:“当兵的,我们开沙铺人以滩为家,只知道种田打鱼做生意,你们恩恩怨怨与我何干!”

“好呀,牙口蛮紧,待我们进去捉他出来,到时一一审,有你好看的!”

在领头兵的驱赶下,几个白衣人爬上岸顶,挽了挽裤脚,提着枪就要下芦荡。

响珍依旧面无表情,冷笑道:“当兵的,走稳了——”随即放开嗓子又唱了起来:

江面无风三尺浪
大潮来了白茫茫
芦荡不吝冒失汉
叫天冤死见阎王

就像应验响珍唱词似的,江面上刚才还晴朗的天空突然间涌上一大片乌云,风渐起,江苇齐刷刷迎风摇摆,无数芦头的摩擦汇聚成澎湃的沙沙声,像似里面埋伏了千军万马。

正要下芦荡边挤进去的几个白衣人见状脸色大变,面面相觑。他们停住了往里的脚步,在岸脚与芦荡的交界处迟疑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哭丧着脸退了出来。待他们气呼呼地爬回岸顶,听到响珍正唱到那几句:

莫道潮头太无情
只是天下路不平
穷人进滩让三分
官爷来了勿太平

自打那天国民党兵惹怒天公,响珍唱退白衣人之后,县城里的国民党兵再没来过开沙铺。这事也就搁那儿了,逃命的共产党到底没进这片芦荡?最后是逃走了还是死于非命?成了谁也说不清的悬念。

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生的事,距共产党军队解放县城茅镇不到半年。尽管响珍一直没有承认与那逃走的共产党有什么瓜葛,然在开沙铺,十九岁的她却似升了辈分,大人们收起了往常居高临下的尊长气势,有什么事了甚至要来一句:听下响珍怎么说;孩童们则不约而同称呼她为“珍姐”,几位辈分高于她的也不例外,弄得响珍倒有点局促不安了。(上)

江海新韵



雨后夏夜 (组诗)

□晏华

蛙声鼓噪
虫吟四织
灯光幽暗迷离
如白日荒漠的眼神
绿意向着纵深
道路潮湿泥泞
人间依然美好
配得上我的沉默
也配得上我絮语不止

在枝头热闹着的花朵
依然叫合欢
那些凌乱在地上
捡不起的
我唤她们落红
与忘忧

夏至

怀抱生如夏花的理想
又一次途经
六月的路口
草木顶着生长的名义
在阳光下拔节
将路过的身影越压越低
蝉声盖过蛙鸣
躲在树荫下乘凉的人
依然在打坐
花朵与果实风中接力
夜风与露水一样清凉
星星越见疏朗
我在人间长久徘徊
也偶尔望天

三月事

看柳树发芽 桃树开花
看落樱如雪 杏花捎雨
一点点褪去冬衣
像卸下灵魂的重荷
听燕声呢喃
如聆故人诉说从前的
一段旧事
看孩子们放风筝
看命运的手中
一点点松开又骤然收紧的
那根长线
窗檐下挂风铃
风吹一次 我醒一次

半夏

栀子敛起香气
无花果露出细细的牙齿
蔷薇从墙里探出笑脸
蒲公英的梦
越飞越远
梅雨的间隙
阳光宛如重逢的笑脸
萤火粒粒
装点荒野如星空
万物欣欣向荣
连孤独与死亡
也染上了绿色的光芒

金银花

金色花瓣与白色花瓣
并开在一起
像阳光依偎着月色
我喜欢摘几朵泡水喝
有时喝出清甜
有时喝出淡苦
更多时候
她们平淡无味
却如百味安心

莲又开

湖水点灯
照亮记忆中的夏天
阳光纤柔
捧出又一个崭新的六月
每一片花瓣
都是我未来得及打开的信封
风一吹
水面上传来 红裙翻舞
风再吹 我爱的人间
乱过花影

藤蔓

告别可以依附的树干
终于把自己举到了
半空中
刺穿了风了
摇曳地单薄的身躯
只剩下阳光
让她保持生长的力量
高处并不高
只要脚步一点点
抬高地面
远方也并不遥远
在一个人不停告别的
途中
这一生
也许
并不能开出一朵像样的花
如一株野生的藤蔓
我只是站在季节的枝丫上
为这个世界
结几颗想象中
玲珑的果

合欢

合欢树开新花
像许多粉色的蝴蝶
栖息在六月的枝头
昼开夜拢
开时
一树的欢喜
拢时
一树的清寂
风过
有花纷纷飘落

大雨 (外一首)

□陈凤兰

夜有多黑
我就有多卑劣
衰老的皮囊
炽烈的火
物的苟且
无尽的忧伤
我干净的百合
跟太阳一样透明纯净
世俗里无物一样空
灵魂连影子都没落下
你不唾弃我的真身
却给我一个沉默的背影
我无声大雨滂沱
默片的黑白
没有人能爱上我的全部
包括神经质的灵感
绝望于人类的悲悯
我用笔刺青
用诗歌着色
你的没防
我筑起自尊的堤坝
暴雨的洪流
冲刷仅有的温暖
进
火箭在弦
退
茧室如晦
生死由你
爱恨如风
当我白莲一样剥开
一切
包括一丝风
一只蜂
都能扼住呼吸的咽喉
听天由命
惊恐不安
如夏蝉
不停地嘶叫
惊扰了谁的安宁?

在暗夜
在无人的缝隙里

你的马车擦肩而过

嘀嗒嘀嗒
你的马车从远方驶来
你说捎我一程
可看到我沉甸甸的行囊后
你迟疑地没停下转轮
我急切追赶
我有路费
诸如爱
你晒笑
像是黑色幽默的冷酷
我谄媚
我知道你的去路
陷阱,迷障,
还有死亡的殿堂
你无谓回答
那又怎样
而又怎样
我涨红了小脸
我有真知
可以剥开一切诡相
你记鞭子
马车绝尘而去
前面两旁鲜花
像是最后的晚餐
我的行李沉重
我的脚步踉跄
但内心有一片草原
还有一只轻盈的妖精
行走若是我的生命形态
马车那只是意淫的幻象
上帝让我不可朽
先让我无从举证
再让我哑口无言
直至我写不出一句诗行
我只能把玫瑰的美
折叠成双倍的妖娆
就像活了两辈子
一半在人世
一半幻想在你心里